

刘志洲

毡匠爷

俗话说“做官的，打铁的，不如蹬两脚的（指毡匠）”。过年回家，我又见到了村子里的“毡匠爷”，他已经八十多岁了，身板还算硬朗。“毡匠爷”本名叫王能能，只是他的毡匠活做工精细，人们才这样称呼他。

我的家乡在陇东黄土高原上。记忆中，见到最多的是“毡匠爷”肩挑一副筐，里面装满家伙事，徒弟后背斜挎着一张大木弓，外出揽活时的情景。他一年四季在外都有活做，就连家里的几亩地都是乡亲们帮衬着耕种收缴的，村子里面很少见到他的身影。

过去，人们普遍生活条件差，住窑洞睡土炕，毛毡都可谓是奢侈品。冬天为了取暖，在土炕下面用柴禾、蒿草等加热后，煨些麦衣、树叶、锯末、牛粪等，炕能一直热到天亮，而且散发的热量使整个窑洞都不会太冷。生活条件差点的人家，炕上铺的一般只有一张芦席子，稍微好点的家庭就会在席子上铺一面毛毡，可就舒适惬意多了。毛毡的制作就需要像“毡匠爷”这样的人来完成。

做毡匠活可是一件苦差事。整天在毛堆里干活，只要走动，身上粘的毛往往像柳絮一样乱飞，就连吃饭时，手上嘴上都粘着毛。干活的时间大多在冬季农闲的日子，而且只有条件好点的人家才会请毡匠来做活。大冷天的晚上，要经过弹毛、铺毛、喷油、加黑豆面、洗毡、定型等多道工序。筛选弹毛，要选好羊毛，提取杂质，把羊毛里的皮头挑出来，把没晾干的烘干、梳理。弹毛时，毡匠拿着一张牛筋弦、桑木制成、七尺左右的羊毛弓，光着膀子，胳膊上套一个八九寸长的枣木梭子，左右开弓、上下翻飞，“嘣嘣嘣”一夜弹奏，粘连在一起的羊毛便会分开，一根一根的成松散的絮状。这是个力气活，更是个技术活，力气弱小的人，是绝对弹拨不动的，这时毡匠流的汗水最多，最辛苦。铺毛，毡匠要把如纸一样薄的羊毛层层叠叠铺匀，这种操作技巧成分大，一般由师傅来完成，学徒是做不来的。喷植物油后，羊毛、牛毛都会紧紧地粘连在一起。洗毡时，毡匠会在白天，将弹好的羊毛按要求的规格，铺在竹制的帘子上，卷起腿腿，光着双脚，在风寒中一遍遍揉搓，一遍遍泼水清洗，往往要洗数十遍。捣毡，经过反复压缩、清洗、捶打后，半天工夫，才能定型成一面方方正正、漂亮结实的毛毡，再处理毛毡密度和不均匀的地方。最后是晾干或烘干定型，毡会由大变小，由薄变厚。这些毛毡的最后用途，或铺在炕上，或做成防水保暖的毡袄、毡靴等。

擀毡一般至少需要两人协作才能完成。所以，“毡匠爷”通常都带着徒弟外出，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奔赴周边的村子，去寻找活计，去寻找希冀。这个行当，“毡匠爷”一干就是几十年，为人们做了多少活计，连“毡匠爷”自己都记不清楚了，但说起毡匠的祖训，“毡匠爷”却能侃侃道来：“不许缺斤短两；不许以次充好；不许减少工序……”

记得有一年，母亲从外婆家带回几袋羊毛，便请来“毡匠爷”为家里做毡，我亲眼目睹了做毡的过程，至今都为他那精湛的技艺和灵巧的双手所叹服。

现如今，品种繁多，令人眼花缭乱的床上用品，已经占据了床头的各个角落，毛毡失去了往日的尊贵，毡匠也退出了历史舞台，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，成了岁月里的一抹记忆和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

十月大海

木木

赤足落水者，只有孩童，只在浅岸，奔跑起来，摇摆着摔倒，弄湿长袖的衣衫，嘎嘎的笑声，温暖了一大片海。

北方此时的海，测试胆量，也试探身体，划水前行，是海中的孤芳自赏，水清蜉蝣相伴，更是自在。

朝阳的渔船，晚霞落海，恬静是另一种方式，忘却，忘却，忘却，只有眼前这单一的美色。

秋收，大海给予的，肥美流香，唇间，回味，满足。

十月，拥抱大海，沉醉不愿醒。



陈勇

我小时候很厌恶老鼠，也常常爱捉老鼠。

不说老鼠偷吃粮食、咬碎衣物，也不说老鼠乱拉屎尿、传染疫病，就说老鼠半夜三更恐怖的磨牙声，每次听着都像是鬼在啃骨头，瘆得我心惊肉跳、汗毛凛凛的。

早先的农村老鼠多，特别是每年秋收以后，粮食归仓，野外的几窝老鼠也先知先觉地搬进了农家。

农户们为防鼠害，通常养着一只会捉老鼠的好猫，但养着养着，好猫就变成懒猫了，冬天里不声不响地钻进被窝里呼呼大睡，睡得比我香甜，还弄得满被窝都是跳蚤。

也有用鼠药的，老鼠没见毒死几只，自家或左邻右舍的鸡鸭猫狗却有一命呜呼的，那时的鼠药剧毒。

我长到七八岁的时候，想着要为家除害，捉老鼠就成了我童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。

外婆家有供销社里买来的捕鼠夹和捕鼠笼，就在当时的农村还算是稀罕物，我就偷偷地拿来摆弄。

捕鼠夹捕鼠，大点的老鼠被夹死，头部或颈部深深地凹陷下去，小点的老鼠会被夹断头颈，老鼠的死相也都很难看。

比起捕鼠夹来，捕鼠笼捕老鼠是被活捉的，变得生动多了。老鼠偷吃诱饵被牢牢关进笼子，一副惊慌失措、末日到来的样子，我每每会拎着捕到老鼠的笼子在堂兄弟和大人中间招摇，心里很有成就感。

鼠夹、鼠笼要往老鼠的窝边、老鼠的必经之路放，正面要朝着老鼠来的路，鼠道上零星散落一些老鼠爱吃的小食物，引诱老鼠一步一步进入笼内。

处置活老鼠是大人们的事了，用水淹死、火烧死或是用铅丝、尖棒戳死，看得我毛骨悚然。

听大人们讲，老鼠能嗅到死去很长时间的老鼠的气味。所以，捕鼠夹、捕鼠笼捉到一只老鼠后，其他老鼠饿死也不会再去碰诱饵了，哪怕诱饵是连人也不舍得吃的腊肉。看来，老鼠犯错后很长记性，很有毅力，这点真比我们有些人强。

大人们说，捕到过老鼠的鼠夹、鼠笼要用滚水烫、浓烟熏、大雨淋，以消散丧命的老鼠的气味和阴魂。但这一招有时也不很灵光，捕到的老鼠总是不多。

小时候就听说老鼠天生都是近视眼，所以我们常称目光短浅的人为“鼠目寸光”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老鼠总是一个反面角色。

近视眼不知算不算老鼠家族的遗传病，如果老鼠们真有家族遗传病的话，我想最好遗传个癌症什么的，让它们早早地断子绝孙。可老鼠家族偏偏繁殖力极强，子孙满堂，遍布各个角落。只要食物充裕，老鼠会一年四季生个不停。

老鼠一般在夜间偷偷出没，凭着灵敏的嗅觉和超强的记忆寻找食物，警觉性很高，活动很有规律，喜欢拣熟悉的道，也爱沿着墙角、家具边沿等直线走。老鼠行动敏捷，飞檐走壁，来去无影，神出鬼没。

老鼠有一套很管用的生存法术，人人喊打，可它往往能绝处逢生。老鼠生活4700多万年了，成不了仙也该成精了。

鼠夹、鼠笼要往老鼠的窝边、老鼠的必经之路放，正面要朝着老鼠来的路，鼠道上零星散落一些老鼠爱吃的小食物，引诱老鼠一步一步进入笼内。

不过鼠夹、鼠笼只能偶尔为之，动手打老鼠则是常态，一般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关上灯，备好扫帚、棍棒之类的打鼠工具，竖着耳朵辨别老鼠的行踪，等老鼠叽叽喳喳吃得欢的时候，一下打亮电灯，疾步冲向老鼠可能聚集的堆放番薯、麦子、稻谷等粮食的地方，对着慌不择路、四处逃散的老鼠一顿乱打，总会有几只脑子不灵或老弱病残的老鼠毙命的。

猪槽也是老鼠常年光顾的地方，绝对不能放过。猪槽里打老鼠，一顿噼噼啪啪乱打之后，每次

都把睡梦中的猪给吵醒了，猪显得很不高兴，睡眼朦胧地看看我，看看老鼠，哼哼哈哈地表示抗议，不过一会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又翻身睡去了。

有些事是要大人帮衬的，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路线

上安置一只空空的大陶缸，上面稳稳地放置一根大人手臂粗细的木棍，给老鼠架设一道便捷的空中走廊。

到了晚上老鼠暗中出来觅食时，再突然打开灯，老鼠沿着木棍急急地逃回去，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翻动木棍，老鼠应声落入缸内，成了瓮中之鳖。

缸捉老鼠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具仪式感了，也是我捉老鼠最智慧的发明。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会像一个惊到野猪时的老猎手一样，带着一丝狡黠和嘚瑟，不怀好意地静静欣赏一会，然后盖上盖，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。

早年的农村，家家要在野外出阳的小山坡上挖个圆锥形的坑，储存一些番薯过冬的，作为来年的口粮和番薯种子，上面盖着一个结结实实的稻草蓬，用以遮风挡雨。冬藏的番薯都是一些大小适中、有模有样的好番薯。

老鼠不冬眠，一年四季为生活奔波，总是想方设

不开口，没有人知道你想要什么；不去做，想法就只能在脑海里游泳。

赵春青画

赵武明

梦想，是让人前进的方向。生活，是柴米油盐日常的更迭。

日子像胡子一样疯长。疲惫的身心，在一次调整中暂时得以休息，以文字疗心伤，每日里煮文焚字，告慰自己。人生总有低谷，或许是走向高峰的开端。做好自己，写好作品，不是生活所迫，谁愿才华横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蜕变才能重生。幸福，是一种人生的感悟，一种个人的体验。只要心中藏着善良，眼里带着光芒，总会活成自己努力的模样。

半年的光景，日子流水般虚度，流走了岁月，流不走的是心里的伤痛。或许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，只能把一切烦忧倾吐在奔腾向东的黄河。看河边的野鸭野鸟自由嬉戏，岸边的石头被水冲刷显出斑驳的履痕。清凌凌的黄河水，真难得，照彻心。心境也有所好转，何必为难自己。放下难以愉悦的心情，抬头看看，正在吐出绿芽的枝条。春来了，在悄无声息中，万物竞长。褪去灰头土脸，迎来绿意融融。

城市的人们，东奔西跑，着急的人们都是为了光阴匆匆忙忙，我其实真的不愿生活在拥挤的城市。喧嚣、快节奏，甚至让我有点窒息。这个城市不适宜像我这没有思想，没有胸襟的人生活。幸好只是为未来打开一扇窗，否则有什么理由让我独异乡为异客？感受春风沐面的欣喜。

每个人总会有不顺心的事儿，关键是如何梳理

儿时捉鼠记趣

带、棍棒之类的打鼠工具，竖着耳朵辨别老鼠的行踪，等老鼠叽叽喳喳吃得欢的时候，一下打亮电灯，疾步冲向老鼠可能聚集的堆放番薯、麦子、稻谷等粮食的地方，对着慌不择路、四处逃散的老鼠一顿乱打，总会有几只脑子不灵或老弱病残的老鼠毙命的。

猪槽也是老鼠常年光顾的地方，绝对不能放过。猪槽里打老鼠，一顿噼噼啪啪乱打之后，每次

都把睡梦中的猪给吵醒了，猪显得很不高兴，睡眼

朦胧地看看我，看看老鼠，哼哼哈哈地表示抗议，不过一会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又翻身睡去了。

有些事是要大人帮衬的，在老鼠经常出没的路线

上安置一只空空的大陶缸，上面稳稳地放置一根大人手臂粗细的木棍，给老鼠架设一道便捷的空中走廊。

到了晚上老鼠暗中出来觅食时，再突然打开灯，老鼠沿着木棍急急地逃回去，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翻动木棍，老鼠应声落入缸内，成了瓮中之鳖。

缸捉老鼠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最具仪式感了，也是我捉老鼠最智慧的发明。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会像一个惊到野猪时的老猎手一样，带着一丝狡黠和嘚瑟，不怀好意地静静欣赏一会，然后盖上盖，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。

早年的农村，家家要在野外出阳的小山坡上挖个圆锥形的坑，储存一些番薯过冬的，作为来年的口

粮和番薯种子，上面盖着一个结结实实的稻草蓬，用以遮风挡雨。冬藏的番薯都是一些大小适中、有模

有样的好番薯。

老鼠不冬眠，一年四季为生活奔波，总是想方设

法钻进番薯坑里安家落户，番薯坑成了老鼠过冬的安乐窝。老鼠守着一堆美味，生儿育女，外面刀霜剑雪，窝里温暖如春，小日子过得妥妥帖帖。

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父亲要起番薯了，我邀上几个堂兄弟，手拿着扫帚、棍棒，带着大黄狗，团团围着番薯坑，看着父亲一点点地起坑里的稻草和番薯。

起到一半的时候，出现了老鼠咬碎的稻草，也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个老鼠跃出的通道，父亲的脸色有点阴沉，我和小伙伴们的心情到了几分兴奋。

果然，一片寂静之后，两只大老鼠毫无征兆地先从某个隐蔽处箭一样射出来，一只朝东，一只朝西，我和堂兄弟们，还有大黄狗有点措手不及，欢喜叫着追打起来。就在我一转身的几秒钟时候里，几只小老鼠随后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

结果大黄狗叼着一只大老鼠，闷声叫着来庆功。手脚麻利的我也拎只小老鼠回来炫耀，而多数人都是空手而归。番薯坑里的番薯损失不小，而小伙伴们着实过了一把打鼠的瘾。

时间过去很久了，小时候捉鼠的事情也渐渐淡忘了，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则关于动物生存的电视片，又勾起了我小时候捉鼠的记忆。

电视上说，有些动物在遇到生命威胁时，往往是作为父母的动物先伺机拼死杀开一条血路，吸引和转移人和别的食肉动物的注意力，让自己的孩子摆脱危险、安然逃出，这是动物舍身护幼的一种天性和本能。

我深深地惊叹动物世界里竟然还有这么悲壮的故事在上演。霎时，小时候番薯坑里老鼠逃命的一幕又清晰地闪现在我的脑海，我莫名地对老鼠们生出了许多敬意。

艺术有抄袭吗？

欧阳

《流浪地球》终于还是没有突破票房纪录，有点遗憾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这部电影，实际上，我都没有去影院捧场。其中的原因，一是本人对当下普遍不太靠谱的科幻没兴趣，二是既然有那么多多人追捧，那么，一定是迎合大众情绪的。

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胡乱猜想。不管怎么样，从市场层面来说，大获成功的《流浪地球》无疑是一部好影片，或者换个角度来看，既然有那么广大的消费者选择了它，说明它是一件很受欢迎的“商品”。

然而，针对该作品本身的议论就没有那么平顺了——近乎又是两个极端。要么“不需要解释”地赞誉，要么鸡蛋里挑骨头般地嘲讽，在大多数消费者的认知之外(就票房因素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),“抄袭”的贬斥之声不绝于耳。

电影本身的好坏，客观说，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判定的事，从艺术的角度去衡量，抑或是从商业投资人的眼界去看待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，就像热爱文艺片的和钟情商业动作片的不同观众，很难达成一致意见那样。显然，艺术产品(商品或者艺术品)的优劣判断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，不是随性的感性直觉可以完成的任务。

虽然如此，但对那些带有贬低取向，一味强调“抄袭”的观点，并以此为据评价电影的思维方式，我以为就有些过于偏激了。

不错，据众多评论者所言和列举的，的确有不少桥段、情节，甚至是细节设置，类同的影画故事之前老外的多部科幻影片都已呈现过，但基于此类既有的情节故事，就以“抄袭”来定论无疑是不恰合适的。

众所周知，和“论文抄袭”不同，艺术家，以及出品、制造艺术品这个行当，模仿——是的，是模仿——历来就是几乎是普遍现象，并且，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直在场的。别的不说，爱好书法之徒(包括书法家)对着名家名作依样画葫芦，预备画家甚或是画家端详大师作品照葫芦画瓢，是寻常可见的情景，这些“模仿”没有人会认为是抄袭，反而是类似的行为以及进阶手段和方式，会被认为是有效的捷径，甚至是必经之路，是值得肯定的路径。

再进一步，具体来看。现存的《快时晴雪》和《兰亭集序》帖，以权威专家们当下的分析定夺，留存在

世的已然不是真迹，如今被视若珍稀宝贝的“本子”，实际上就是“抄袭”的产物，是其他人临摹书法大师王羲之作品才有的产品——虽然也是杰出的艺术品。

而众多关涉艺术范畴的现代工业产品，尤其是工业设计，模仿的广泛存在就更不用说了。

事实上，就历史的源流来看，只有我们认识、熟悉了那些构造和手段之后，就如韵脚走笔、间架结构和篇章布局都了然于心后，才能有更进一步地创造——真正革命性的创新是极其罕见的。所谓熟能生巧，其意味估计就是如此。

而电影，作为综合艺术、消费品集合体，作为最终需要市场支撑的复合艺术品，罕有谁认为后来者“抄袭”前辈的构想，模仿倒是比较常见。像蒙太奇、长镜头等技术性手法啥的就不说了，《运动》、《关山飞渡》就是很多后来者的榜样。同样，以叙事手法和镜头变换被称道的《公民凯恩》被模仿也是寻常事，人们说此等行为是借鉴，而非抄袭。其实在现代商业化电影和影院的背景下，模仿好莱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，情绪化地指责“抄袭”显然有失公允。

退一步看，无论是在技术层面，还是在表现方式，以及电影产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，要寻求后来居上的突破，对已有表现技法和手段的熟悉和学习应用，也就是模仿，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过程，就像画家、书法家，甚至现代工业生产那样。

换一个角度，借助成熟的影音画面，建构新观念下的人物故事，就像《爱乐之城》那种老套爱情故事的常变常新，自然不能牵扯到“抄袭”，顶多也就是“模仿”，这应该是更积极的行为——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。